

良渚文化的太陽之「氣」和鳥

林 巳奈夫
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提 要

在中國歷史時代，有以昇起的煙狀線紋來表示「氣」的畫法，也有以圓形渦卷紋來表示的例子（圖1-5）。這些表現方式可以追溯到史前時代，良渚文化有在月牙形弧的中央帶尖的圖形（圖7），《晉書·天文志》記載這種圖形是稱作「戴」的暈，認為這表示「德」。所謂「德」是使萬物生長的東西。

良渚文化的「戴」常和鳥一起出現，且常被小渦卷紋環繞著的（圖7、8）。鳥和戴都是太陽之氣的表現，這種鳥屬於杜鵑科（*cuculidae*）的大杜鵑（*cuculus canorus*）和中杜鵑（*cuculus saturatus*）之類的鳥，在太陽之「氣」最盛的初夏時期出現，並給予農民適時播種的信號。

關鍵詞：良渚文化、太陽之氣、杜鵑、戴、德

一、前言

本文想就「氣」做一些論述，而論述的對象是存在於紀元前四千年紀的「氣」的圖案。《釋名》「釋天」：

氣，憤也，憤然有聲而無形也。¹

此段文字意指「氣」是嘆息的聲音，有聲音而無形狀。惟至東漢已經出現一些表現「氣」的圖案，東漢之後也有一些例子，圖1、2是很好的證據。圖1是山西省博物館藏的一件道教石刻像的臺座上的局部圖像拓本，此一石刻像按其銘文看，為唐開元七年所造的常陽天尊像。從眾多弟子立像中選出其中的兩位，在人像的身體兩側皆出現似煙昇起的仙「氣」紋。

圖2是太原市郊金勝村唐代前期的墓壁畫，樹下立著的老人，從其舉起的手間升起一股如煙般的仙「氣」。以上二圖都為唐代的圖像，其表現「氣」的方式是如煙一般。圖3是山東微山兩城的東漢畫像石，刻畫的是長生不死之神——西王母的畫像（在肩的旁邊刻有「西王母」字樣），從西王母的兩肩升起稍帶圖案化的似煙般的渦卷紋。漢代人相信偉大的人所在的地方，是可以見到昇起的「氣」的。《史記·項羽本紀》范增對項羽的一段話：

沛公……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²

如此看來，我們當然相信從西王母肩上升起的正是「氣」，而所刻畫的圖案也正指著此物。

圖4是東漢銅鏡的鏡背圖像，上段表現的是天皇大帝，中段表現的是西王母和東王公，下段表現的是蒼頡。從西王母、東王公的兩肩升起帶狀的「氣」，上、下段的人像的「氣」表現稍簡略些。

圖5是河北定縣西漢122號墓出土的一件錯金銀的車飾器上的圖案，表現的是巨虎與駱駝所在的虛構世界裡的狩獵景象，巨虎與駱駝表示的是非現實的世界，從山頂冒出如刷毛一樣的雲氣，畫面中隨處飛揚著渦卷狀的「氣」紋。

以上的例子是目前可以看到的，中國歷史時代的早階段，表現「氣」圖像的方式。而這種表現方式是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傳統的。有關此一論點，可以參考

1 （漢）劉熙，《釋名》（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初編），卷一，頁3。

2 （漢）司馬遷，〈項羽本紀〉，《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90），卷七，頁311。

筆者曾經撰寫的〈中國古代の遺物に表はされた「氣」の圖像的表現〉一文。³

二、良渚文化的月牙形圖案

紀元前四千年紀到三千年紀間，繁榮於長江下游，以製作精緻的玉器而為現代人所熟知的良渚文化，⁴常於器物上裝飾一種月牙形的圖案，月牙凹弧的中央有一突起的尖形。（參見圖6、7的圖案）思考此一圖案的起源，《晉書·天文志》記載氣候異常的一段文字中，就「暈」有如下的描述：

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為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⁵

威斯康辛大學氣象學的教授R. Greenler 著有*Rainbows, Halos, and Glories* 一書，⁶依據書中的解釋，日暈是浮游在空中的鉛筆狀或平板狀的水，通過太陽光的折射或反射所產生的現象，而之所以可以看到不同形狀的日暈，乃因太陽的高度和水的狀態是一直在變化的。Greenler 教授利用計算機將通過水霧而折射或反射出來的太陽光線的狀況處理成光點，再將這些光點以黑點表示在紙面上，而實際去驗證所見到的暈。空中浮游有細粒水的氣象，在筆者所居住的日本國本州中部的神奈川縣是罕見的，因此，可以見到暈的機會是很少的，不過在中國，推測不會太少，禮書或《漢書》、《晉書》等皆有記載。圖9是摘自Greenler 教授所著的書的圖。《晉書·天文志》中，所記的：形如直狀，其上微微突起的「戴」之形，是近似圖9，太陽高度在15、20度間所觀察到的 Parry arc，其外接在太陽的上頂棚的暈的模擬圖。彩色圖版上很難看到，鉢形或皿形的中心是明亮的、邊緣光線是微弱的、兩側稍微向外翻捲的，這些特徵。

圖9所見到的各種不同形狀的暈，是隨著太陽的升起逐漸變化而來的。即便我們可以描畫出各種出現在太陽上面的暈，然卻很難分辨他們分別屬於那一階段的形狀？相信從前的人也很難清楚分辨的。本文因不是專門討論日暈的論文，故不在此詳述。

相同地，此類暈形亦隨著年代演變，因此，目前為了避免各種暈形表現間的

3 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の遺物に表はされた「氣」の圖像的表現〉，《東方學報》，第61冊（1989），頁1-93。

4 林華東，《良渚文化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頁84-87。

5 （唐）房玄齡等，〈天文志〉，《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0），卷十二，頁330-331。

6 Robert Greenler, *Rainbows, Halos, and Gl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混亂，借用已有的類似圖形來說明方為上策。此處我們借用比良渚文化晚的時代的圖形，即甲骨文的「取」字，此字從「耳」形（圖10:a），筆者認為「𠂔」象「戴」之形，如圖7所示，此「戴」形（即月牙形）在中央突尖的相對側（箭頭所指處）是大的弧形，而此一弧形有兩種不同的表現方式，一是畫出凹陷的，一是沒有凹陷的，而借用「耳」形來解釋的，正是後者，那麼畫有凹陷的，是借用什麼圖形？目前仍是不清楚的。

「耳」是人體代表腎藏的器官的稱呼，腎藏是製造精液的地方。⁷前面提及的《晉書·天文志》中，記載「戴」是「德」，所謂「德」，聞一多引《莊子·天地篇》：

物得以生，謂之德。⁸

製作精子的藏器正是腎藏——耳，的確是極相稱的器官。

三、鳥圖像與「戴」的關係

經由上述的論證，表現日暈的「戴」形基本上是釐清了。接下來我們將討論的是與此關係密切的鳥圖像。圖6-8代表的是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遺址所出的陶豆上的圖像。這類陶器常會刻這樣的花紋，這樣的花紋發表的，大多為線描圖，很少見有清楚的照片的，因此，細部的觀察常成為問題，線描圖的正確性又令人堪疑，這的確造成研究上的困擾，惟可以使用的圖片資料又極為有限，目前也僅能如此了。

圖6-8中，鳥和「戴」一起被表現，這樣的表現非始自於良渚文化，可以追溯至更古老的河姆渡文化。圖11是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上的刻紋，中央「戴」形的兩側立著身體長長的鳥。「戴」，據《晉書·天文志》載，是「氣」，因此，其和日的關係位置並不是那麼重要，只要在日的附近即可。圖11的大弧是朝上的，相對地，圖6-8的大弧是朝下的，那一種表現方式皆可。圖11在「戴」的下面有細長的帶狀物，這又是另一種「氣」的表現嗎？兩側的鳥身體上畫著多圈同心圓，同樣的同心圓也刻畫在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的豬紋的身體上。牟永抗先生認為

7 林巳奈夫，〈曾侯乙墓內棺の画像について〉，《泉屋博古館紀要》，第17期（2000），頁12-13。

8 聞一多，〈天問釋天〉，《清華學報》，第9卷第4期（1934），頁873-895，《古典新義》，《聞一多全集選刊二》，頁313-338。林巳奈夫，〈佩玉と綬序説〉，《東方學報》，第45冊（1973），頁31-32。

這同心圓是象徵太陽。⁹那麼在鳥身上的多圈同心圓，大概也是表示太陽罷。

圖12是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象牙雕刻，上邊殘缺，惟從左右邊的製作痕跡看來，左右兩側突起，推測中央應該有「戴」形的設計的。在圖像的中央，鳥喙稍作彎曲的兩隻鳥作交頸狀，兩鳥頭間挾著一個上面有火燄紋的同心圓，此一同心圓，準確地說，是「氣」體放出火燄的核心，故而，同心圓不是太陽已是很清楚的事。同心圓象徵的是太陽的暈的「戴」形中央明亮的部分。河姆渡文化表現鳥與「戴」的圖像，目前僅知此二例，然鳥與「戴」關係的密切已是很清楚了。以圖12觀之，鳥親密地圍繞著「戴」最明亮的中心部分的圓，推測其所扮演的角色，是象徵「戴」之德的動物。

回頭看圖6-8福泉山的陶器上的花紋，鳥在前或在後似乎不一定，然鳥和「戴」的關係卻是密不可分的，惟兩者的數量並不一定對等，同一遺址出土的陶壺上也出現「戴」的數量比鳥的數量多很多的例子。¹⁰

再細審圖6、7所引用的陶豆的花紋，值得注意的是，圍繞著「戴」和鳥周圍，散布有許多粗略的渦紋，這樣的渦紋乍看似是一些畫得粗略雜亂的圓，惟仔細看的話，則都是一個個「の」字形的渦紋，再注意看圖像中的鳥首的部位，也是以鳥眼為中心點刻畫著此種渦紋，沒見過這樣的鳥，可以說是一種渦紋化的鳥。

而且「戴」形的中央突尖的下方，也有和散布的渦紋一樣形狀的圖案。渦紋在漢代的畫像上是常見的，是象徵「氣」的表現。「戴」，《晉書》記為「氣」，然「戴」的圖像中加入渦紋，應該可以思考成「戴」是「氣」之類的概念表現。「戴」可以作這樣思考的話，此處所畫的渦紋化的鳥頭也可以想成是「氣」的一種概念化表現了，而且以鳥頭表示正直的「氣」。

圖7、8所引用的良渚文化的花紋——「戴」形、鳥形、小渦紋是象徵太陽之德的「氣」的表現，太陽之德即是繁衍、再生萬物之物，因此，這種表現有著吉祥的意義，從這一層意義上去理解「戴」形、鳥形圍繞著小渦紋的表現就容易多了。而對於即便在比陶器珍貴多倍的玉器，也同樣地，在花了許多功夫刻畫的神像周圍，仍必須密密地去布滿同樣的渦卷紋的事實，也能容易地接受。那些神像

9 牟永抗，〈東方史前時期太陽崇拜的考古學觀察〉，《故宮學術季刊》，第12卷第4期（1995夏季），頁5-6。

10 黃宣佩，《福泉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圖六七，3。

不僅是羅列著眼、口之形的圖像，他們是具有散布「氣」的偉大能力的神。

是太陽之德的「戴」，戴與德合而為一，以鳥形表現，然鳥形神的角色並不止於此，誠如圖6、圖13所見的，粗的帶狀物彎卷起來的花紋表現，方向明在其論文中將之稱作「鳥蛇紋」。¹¹向內卷的末端，雖然看起來像蛇尾，然鳥頭和渦紋卻不能做有機的連結，因此，筆者並不能贊同此一稱呼。這樣的彎卷的帶狀渦紋，因為沒有見到全圖，僅從可以清楚觀察的圖6所示的，突出的鳥頭形線描圖來加以說明。這個線描圖清楚地，鳥頭形是近似鳥頭的側面像，畫著頭和喙的輪廓，中間有「の」字形之物。這種沒有生物特色的大型渦卷紋究為何物？既不是動物也不是植物的話，不外就是記號類的花紋了。

在中國史前時代存在有許多，幾乎很難將他們與動植物或自然現象拉上關係的抽象性的裝飾題材，例如紅山文化的「勾雲形器」，是用來稱呼，基本上四角突出、如螃蟹般的身體、形狀不固定、器體略厚的玉器，器體的外緣有可能是象徵雲，中央鏤空出一個大的逗點形或「の」字形（圖14），這是主紋。杜金鵬1998年發表的文章中認為，勾雲形器的表現是從具象、寫實演變成虛構、精簡的。¹²惟從製作技法來看，有拙劣、原始的技法和高超、精心設計的技法，前者屬於較早階段的表現，後者屬於較晚階段的，這是一般的認識。從此一認識來看的話，圖14所示的類型是屬於前者。姑不論此，卻說這個「，」形或「の」字形在任何一件勾雲形器上都是共通的，因此，可以說是該器的主紋。

這個「，」或「の」字形，按《說文》：

𩇛（圖10:b）籀文，雷間有回，回雷聲也。

又「雷」字

雷，陰陽薄動生物者也。¹³

即意「雷」是陰陽相觸震動後產生萬物之物。雷，轟隆轟隆的聲音，以「回」記號來表示，當陰陽相觸震動產生萬物之際，產生此一股觸震力的聲音，以「，」或「の」字形來表現，紅山文化的酋長將此一標幟誇耀地雕刻在玉器上，佩戴於胸前。¹⁴

11 方向明，〈良渚文化、鳥蛇樣組合圖案試析〉，《東南文化》，1992年第11期。

12 杜金鵬，〈紅山文化“勾雲形”類玉器探討〉，《考古》，1998年第5期，頁50-64、81。

13（漢）許慎，〈說文解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初編），卷十一下，頁99。

14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文物之美——文明曙光期祭祀遺珍Ⅰ遼寧紅山文化壇廟冢〉（臺北：光復書局，1994），頁128上左圖。

圖6、13所用的寬帶形渦卷紋，雖不是單純的渦卷紋，然也沒有與任何動植物構成有機的關係，無疑地，還是屬於一種抽象的渦卷紋，惟其以稍寬的帶狀來刻畫罷了。

和圖6盤部的大型渦卷紋相似的花紋，也出現在圖13的良渚文化的陶片上，圖13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帶狀渦卷紋，有分枝這一點與圖6是共同的，在帶狀內畫有許多稍平行的短線和「の」字形的小渦卷紋，此點也與圖6相同，從帶緣伸出來的小「の」字形的渦卷上，又突出一尖喙的鳥頭形花紋，此一鳥頭的畫法雖然看來有點奇怪，然卻是與圖6相同的鳥頭。圖7，從有兩個翅膀的鳥的胸、肩處突出不明的圖案，此圖案也是鳥頭的渦紋。又圖7的「戴」形中央的節處的圖案，也是表示「氣」的小渦紋。

如此看來，圖6陶豆的花紋，或鳥或「戴」或「の」字形或大型渦紋，都是太陽的「德」的「氣」的變化形，惟「戴」或「の」字形、大型渦紋是取抽象性的表現，「氣」的各種形中的太陽之德的形，即從「戴」派生出來的鳥形，推測是取自於自然界中存在的一種鳥形，究竟是那一種鳥？這一點值得注意。

反覆查看鳥的圖鑑，身體稍長、鳥喙稍彎曲，河姆渡的象牙雕刻的鳥，其腹部可以看到並列的「リ」字形的線條；具有此一特徵的，不正是杜鵑科（*cuculidae*）的大杜鵑（*cuculus canorus*）、中杜鵑（*cuculus saturatus*）之類的鳥嗎？這兩種鳥和杜鵑稍稍不一樣，他們在山野間，當春夏之交，草葉繁茂之時出現，盡情地沐浴於太陽之德的滋潤中，悠閒的鳴叫聲響遍山野間，其出現告知農民穀物播種的時候到了。《荊楚歲時記》載：

四月，有鳥名獲穀，其名自呼，農人候此鳥則犁耙上岸。

按《爾雅》云，鵲鵲鵲鵲，郭璞云，今布穀也，……¹⁵

太陽的恩澤普遍於春夏之際，象徵太陽之德的鳥——杜鵑也出現了，是播種的季節到了，其鳴聲響遍山野，這種喜悅的季節感，正可以說是良渚文化的陶器上所表現的圖像的意義。孫維昌1992年的文章中，除了收集良渚文化的鳥圖像之外，也湊集了配置於神面兩側的軀體上所刻畫的，如神之眼睛形狀的圖像，以及圓雕的燕等的資料，並認為這些圖像所欲表達的是：「巫」爲了傳達自己的希

15（梁）宗懷，《荊楚歲時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9冊），頁13。

望，欲赴天上的神所住的地方，昇天時，借助於鳥的力量的意思。¹⁶這種看法是根據張光直的「躡」說法，認為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是巫師與神溝通時，巫師乘坐的交通工具。¹⁷我曾經在某一個展覽上看到一個例子，即有一個作乞丐樣打扮的西伯利亞原住民巫師模型，和一個全身污垢的填充布娃娃的小模型，後者可以看作前者的交通工具。以此不夠開化的民俗例子來比喻自詡為高度開化的中國文明的民俗，實令人憤慨。

圖7、8的鳥，是和太陽的氣一體的杜鵑科的鳥，近夏之際，感覺到太陽的氣，發出悠閒的聲音，告知農民粟等穀物播種的季節到來的鳥，相信此一圖像正應該作如此的解釋。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楊美莉 譯

16 孫維昌，〈良渚文化陶器紋飾研究〉，《上海博物館集刊》，第6期（1992），頁389-411。

17 張光直，〈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2期，頁53-68。

張光直，〈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中國青銅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頁355-387。



故宮博物院

圖1 出現仙氣紋的常陽天尊石像臺座
唐 山西省博物館藏 《文物》，1991年
第12期，頁45，圖4局部



圖2 出現仙氣紋的壁畫 太原市
金勝村唐墓第四幅壁畫 《文
物》，1988年第12期，頁55，圖7



圖3 表示西王母肩部湧出的仙氣紋
山東微山兩城畫像石 東漢 《山東漢
畫像石選集》，圖3



圖4 表示神像肩部湧出的「氣」紋
銅鏡 東漢 《東方學報》，第61冊
(1989)，頁9，圖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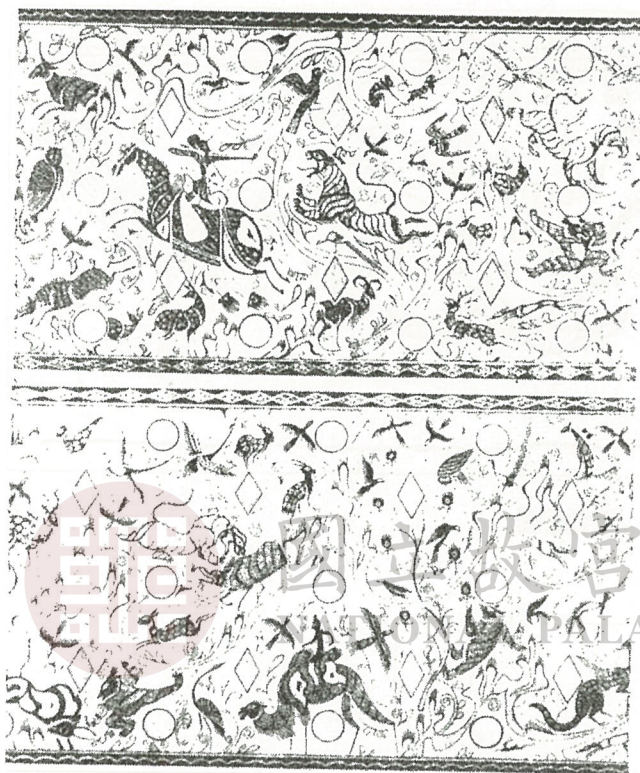


圖5 漂浮著雲氣紋的山和布滿渦紋狀的「氣」紋
錯金銀車飾 西漢 《文物》，1973年第6期，彩色圖
版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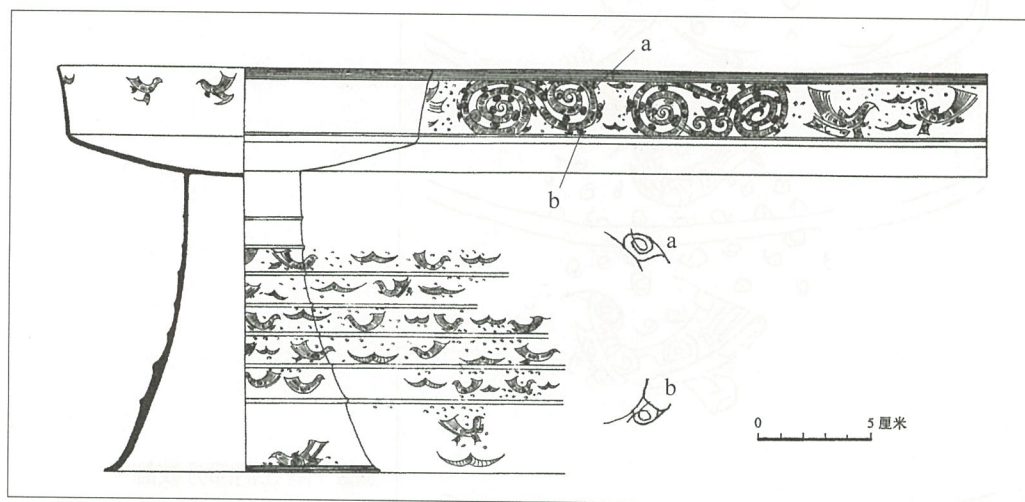


圖6 陶豆 良渚文化 《福泉山》，圖72



圖7 陶豆盤部分紋飾 良渚文化 筆者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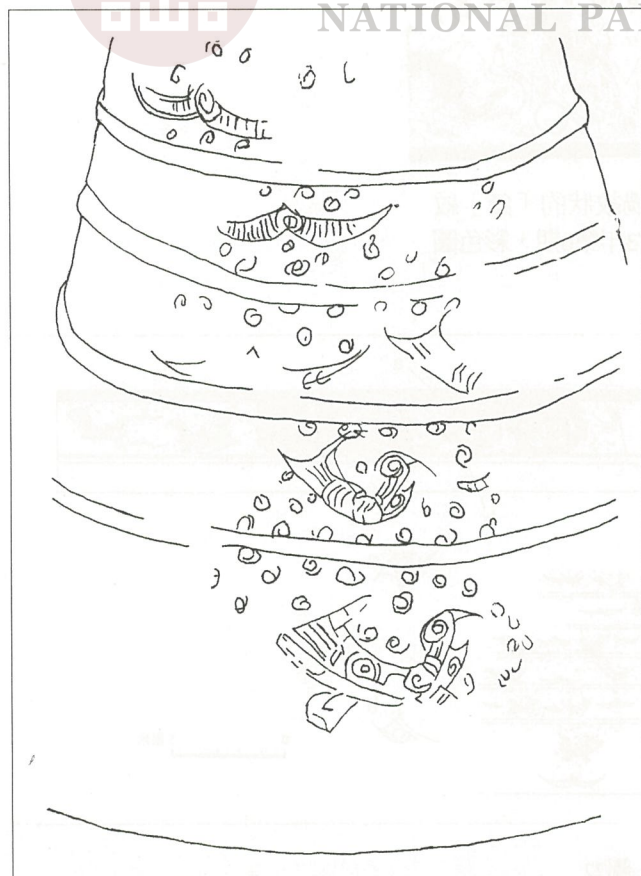


圖8 陶豆柄部分紋飾
良渚文化 筆者繪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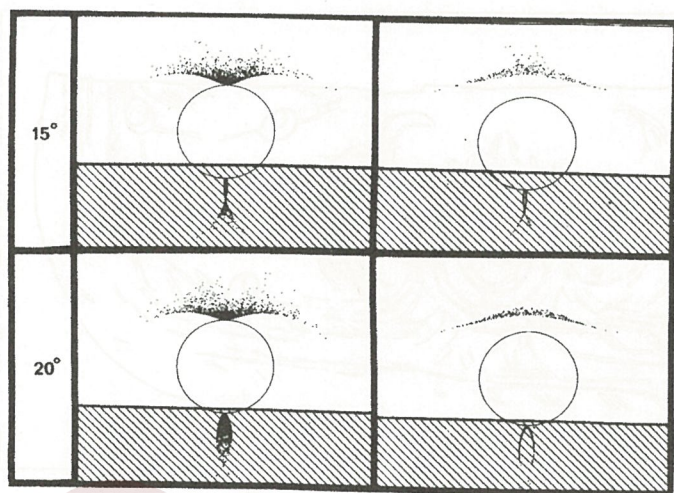


圖9 日暈現象 Greenler, *Rainbows, Halos, and Glories*, pl. 2,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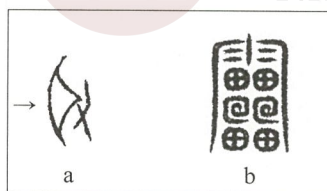


圖10 a.甲骨文「取」字 《甲骨文編》
b.籀文「雷」字 《說文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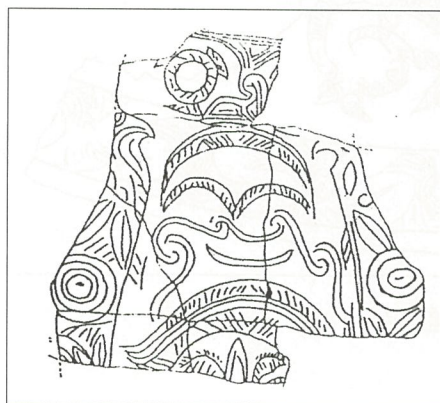


圖11 陶器刻紋 河姆渡文化 《故宮學術季刊》，第12卷第4期（1995夏季），頁23，插圖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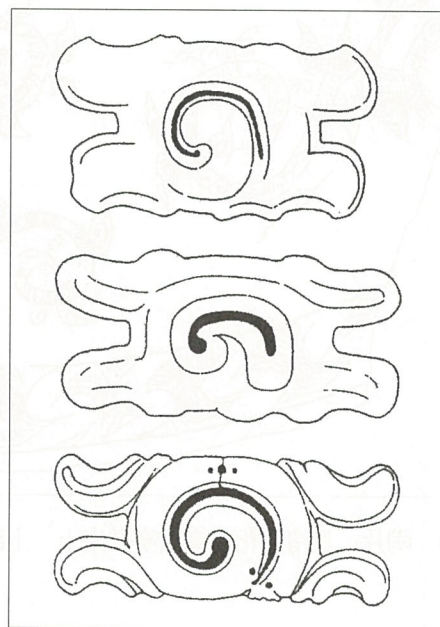


圖14 勾雲形器 紅山文化 《考古》，1998年第5期，頁53，圖2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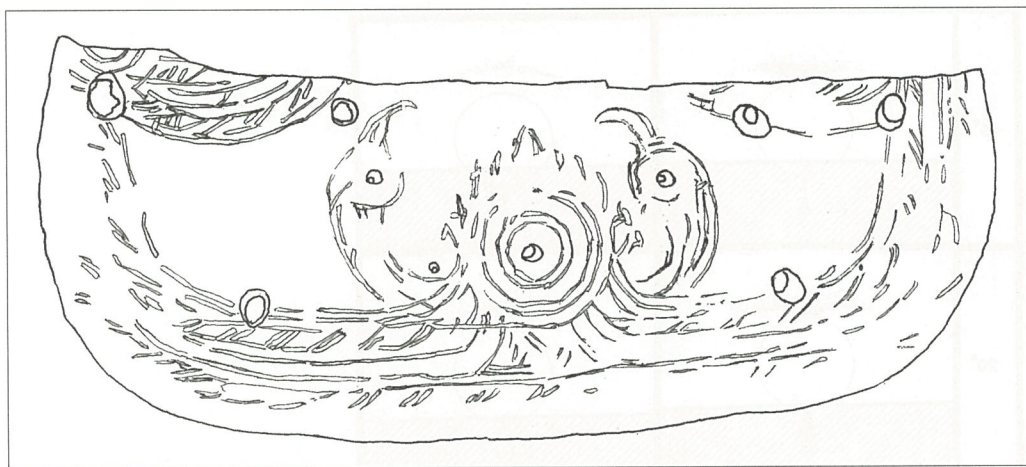


圖12 象牙雕刻 河姆渡文化 筆者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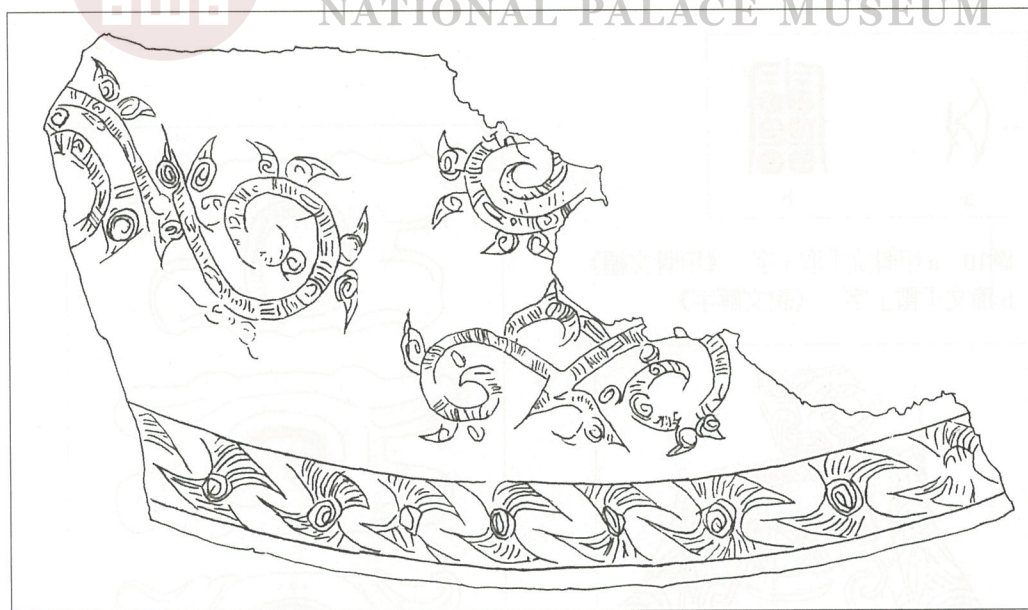


圖13 陶片 良渚文化 金山亭林出土 上海博物館照片

The *Ch'i* of the Sun and the Bird in Liang-chu Culture

Hayashi Minao
Professor Emeritus
Kyoto University

Abstract

In early China, *ch'i* was traditionally expressed by a rising smoke-like band or whirl (Fig. 1-5). Similar representations date back to the prehistoric period. In the Liang-chu culture, the motif of a crescent with a point in its center (Fig. 7) was widely used. The motif is identified as a "halo" (*tai*), in the Astronomy (*T'ien-wen chih*) section of the *Chin-shu*, which regards it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te* of the sun. In this context, *te* means the power by virtue of which everything develops.

In the Liang-chu culture, the *tai* figure frequently appears together with that of the bird, and the two are often encircled with a whirl design (Fig. 7-8). Both are expressions of the sun's *ch'i*. The birds are related to the Eurasian cuckoo or Oriental cuckoo, which appear in the beginning of summer when the sun's *ch'i* is at its strongest, nurturing crops and announcing to farmers the arrival of the planting season.

Keywords: bird, *ch'i*, Liang-chu Culture, *tai*, *te*